

國

朝

文

錄

榕村全集文錄卷二

安溪李光地厚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胡照離午垣校刊

讀韓子

韓子之言道也。其論道德仁義之意甚美。其詆佛老也。所謂爭四代之惑。比于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篇無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瑕壘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自知其膚略者。○先○上○以○編○別○歸○格○應○氏○亦○是○知○此與夫道之裂也。必有一人始爲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楊墨非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人。自謂超然尚矣。識者審

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偽。又以爲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夸。
虛是故孟子專攻楊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塞而謂道德仁。
義之說自老氏離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敝。且其。
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清淨寂滅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書有之。
與。出三代之下。爲夷狄之人。老氏當之。與。吾則曰。其所謂蔑禮樂。
刑政者。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又申其說。以爲蔑禮樂刑。
政者。爲太古之無爲者也。棄君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爲烈。故悲其不過列聖而生於夷狄之邦。哀。
後王之不能黜之正之。而反使加於先生之教之上。老子諛淫之。

朱程曷譏焉於道豈獨粗傳爾乎。

佛出于老人皆知之謂楊墨出于老先生之特見也結一段尤
精上段謂當先原性後原道亦有特識

○記握奇經

此陣法本易八卦。天地風雲者。乾坤艮巽也。

艮爲山。山出雲也。

龍虎鳥蛇

者。震兌離坎也。

以四方蒼龍白虎朱鳥元武而定。

四維方而主靜。故正兵布陣則

用之。四正圓而主動。故奇兵制敵則用之。天地風雲取其定位而

能變化也。龍虎鳥蛇取其威猛而能騰繞也。風以天氣下行於地。

故風附于天。在周易乾與巽對是也。雲以地氣上接於天。故雲附

于地。在周易坤與艮對是也。前衝變爲虎翼而風應之。風從虎之

義也。風變爲蛇蟠以應虎。在周易兌坎西北是也。後衝變爲飛龍。

而雲應之。雲從龍之義也。雲變爲鳥翔以應龍。在周易震離東南

是也。按周官司馬自五人爲伍。至七十五人爲乘。自五百人爲旅。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皆以五爲陣法。此則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郊三遂之兵也。至于四野則地輕以井。異於十夫有溝。處民以八。異於五家爲鄰。意者出兵之數治戎之法亦必以八爲其節。何者。凡比鄰共井之人。居則守望足以相助也。行則危難足以相拯也。其歡愛足以相死也。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旦戰目相視足以相識也。如井牧之氓亦編以伍什之法。則調發之數雜軍旅之心離矣。故除一甸出軍一乘者。數家而賦一人。尙可馭以卒兩之制。以合于司馬之法。若野鄙之間。田役教民。或追胥竭作。則家出一

人必以八八之數。馭之。蓋始于八家。編之以同邑。同邱。而成于一。旬六十四井之數。此疑自古以井田制兵之法。而周家但行之野。外。今周官管子。俱於四鄙軍制。略而不詳。焉是以爲握奇者。託之於風后。以大其事。意必有所祖述爲之。未可以出於兵家。而盡疑其僞也。所謂握奇者。兵法尚奇。故云握奇也。以天地風雲爲正。則龍虎爲奇。以龍虎爲奇也。以天地爲正。則風雲爲奇。以龍虎爲正。則鳥蛇爲奇也。以前列之八陣爲正。則後隊之遊軍爲奇也。總而言之。則凡正陣遊軍。皆爲正。而時靜時動。變變化化。不可測度。皆爲奇也。故曰以正合。以奇勝。此握奇之指也。雖然。餘奇者。遊軍也。遊軍稱

握機與握奇通者。蓋兵家之奇無所不在。而其用遊軍也爲多。夫所謂正兵者。利戈矛弓戟之用。習金鼓旌麾之節。閑步伐進退之方。識高下嚮背之地。其教養之素。至於如手足之相捍衛。其節制之重。至於如山邱之不可頓撼。如是則正兵之用盡矣。若夫偵聞以得敵情。窺望以審敵勢。未過而致師。旣陣而躡敵。方合而出。其傍繞其後。我退而設之。伏示之疑。變強弱之形。移彼己之利。若此者。非遊軍不足以備其用。濟其機也。是故養遊軍之祿。可數倍於養兵。馭遊軍之權。或更甚於馭將。此握機之號。所以或專屬之遊兵。以爲設奇制勝專在此也。孫武之書。以權計始。以用閒終。其得

握機之用乎。湯武之師未之有也。作書者其春秋之後七雄之世乎。

以八卦陣法爲出于周之井田。可稱特識。後明握奇之義。亦推闡無遺。先生于此書。究心如此。宜其少時卽能用兵。

○算法

周以六藝教士。其曰九數云者。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貨劑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舉積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贏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員。九曰勾股。以御廣遠高深。此聖人所以極數之用也。然古人精密之法不傳。而後世所用悉皆疎率。故所謂徑一圍三。徑五斜七云者。不過約略之算。而其方圓相求。三分進益。虛加實退。皆非真數也。自漢至元。惟劉徽祖沖之。趙官欽爲算學之最。故徑七則圓圍二十有二。圓積十一

則方積十四者是其約法也。至於今日而新法立焉。其於方圓圍徑。躡積之算。不爽纖毫矣。而其書有所謂幾何原本者。則以點線面體爲萬數之宗。益點引而成線。線聯而成面。面積而成體。自此而物之多寡。長短。方圓。廣狹。大小。厚薄。輕重。悉無遁形。自此而物之比例。參求。變化。附會。悉無遁理。古所謂勾股者。舉中之法耳。今三角法卽勾股也。然而有直角。有銳角。有鈍角。又其算也。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而角度對之。故量角之度。以爲起數之根。然則勾股有直而無銳鈍。其數起於邊。而不起于角。豈非有待于新法。以補其所未備者乎。其用之。則以八線之表。八線者。亦古人所謂勾

股弦也。今則變勾而曰矢。且有正矢焉。有餘矢焉。變股而曰弦。且有正弦焉。有餘弦焉。其在圓外之股。則曰切。且有正切焉。有餘切焉。變弦而曰割。且有正割焉。有餘割焉。八線相求。互爲正餘。故舉一則可以反三。窮三則可以知一。舉一反三。窮三知一者。則今之三率法是也。三率之法。卽古者異乘同除之法。而其立法加妙。用之加廣。則非古人之所及也。欲通新法者。必于幾何求其原。以三角定其度。較之以八線算之。以三率則大而測量天地。小而度物計數。無所求而不得矣。

算法至我

朝始精梅定九與先生其最明者也故此篇歷歷

同治庚午年
言之如數一二

○ 歷法

歷象之法。成周以前尚矣。而其法之詳。不傳。自漢以下。作歷者七十餘家。要其立法之大端。則定氣也。定朔也。步五星也。推歷元也。蓋氣定。則太陽之躔。冬夏之晷。不差矣。朔定。則閏餘之分。交蝕之度。不失矣。五星之步。明而遲。留伏逆。陵犯之期。可覆而知。歷元正。而七政交會之本。可坐而致。此其立法之大端也。然去聖既遠。道業殘闕。故其術以推測而彌精。攷究而彌密。蓋至於今。而歷學無餘蘊矣。定氣之法。古謂天周歲終而已。不知所謂歲差也。至何承天始知之。而立爲歲差之率。然其年數。則或以七十五年。或以五

十年。或以百年。迄無定論。惟郭守敬謂六十七年者。近之。今新曆。則不謂之歲差。而謂之恆星行度。蓋自有宗動之天。萬古不變。而恆星亦行乎其中。故不能亦無差也。郭守敬有歲分消長之法。然非歲分之真有消長也。日行有高卑。有遲速。冬至之日。適直速度。則是日之晷刻減。故見爲歲分消耳。新曆推得最高之度。不在一處。自至元辛巳以後。最高漸過。夏至而東。故其歲又已自消而長。此則郭太史之所未知者已。定期之法。古者案日月常行。定爲經朔而已。然月有本天高卑遲疾之行焉。又有去日遠近遲疾之行焉。其變尤多。故新曆之立法。尤密步五星之法。古者以遲留伏逆。

別爲段限。王朴謂其遲速也。須以漸故破段限而立衰次之法。嘗已○然○五○

卑○又有去日遠近。蓋與月行無異。故新歷謂七政終古平行。本無遲速也。但日則但有本天高卑。月五星則有本天高卑。又有去日遠近。月則高卑遠近之分。微五星則高卑遠近之分。次故日有贏縮。而其遲疾不如月之甚。月有遲疾而無所謂逆與留者。此則其所以同異之由。參差之變。又古但有五星經度新歷則并緯度有之。凡皆古人之所未講也。定歷元之法自漢前後志始。而歷代沿焉。然歷代之歷皆數十年而遂差。而能使萬年之前千載之後入其軌轍乎。故郭守敬破而不用。而新歷亦

然此豈非直捷簡易不事支離之法哉。至于里差之說，具于周髀。而其學不傳，已數千載。郭太史分方測候二十七處，其于里差詳焉。然終局于地平之說，故其法不能通于四遠。新厯以地爲圓體，以○爲○定○法○至○此○始○明○若○候○景○以○是○知○古○今○之○理○殊○氣○不○盡○傳○亦南北東西隨處轉移，故南北則望極有高低，東西則見日有早暮。日○天○子○失○官○守○在○四○夷○也望極有高低，而節氣之寒暑因之矣。見日有早暮，而節氣之先後因之矣。推之四海之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揆象而周其變，其說與周髀合，不獨自漢以下爲渾天之術者之所未到，而實則聖人之意，乃千載而一明也。然而法既妙矣，而神明之者存乎其人，故隨時修改損益，求中者人事固爾，天道亦然。今有三角

入線諸法固已極測算之精微。又得其人而觀候修正之。欽天授時之功。有不超越前代者哉。

前篇先遞敘後總結。此篇先提明後排講。而又補出里差一層。予于算法歷法俱未明。門下有傳進士九淵者。專攻此業。予亦未暇與之究心也。大抵此事固有師傅。而天竅獨闢者。則不假師傅。其精神沉靜自足。入微而深究之。進士算法已明。今又講聲音文字之學。皆足補予之短云。

○○○文廟配享私議

祀典之議紛紛也。而於文廟爲尤難。蓋非有明淵源之學。等百世之識。究斯文授受之詳者。則未足與於斯也。三代之間。蓋有釋奠先師之禮。然其所祀者何人。所舉者何儀。已不可得而攷矣。自夫子以禮樂仁義之教爲萬世文治者宗。是以東京以來。有立廟舍菜之典。貞觀而降。崇配享從祀之文。宋元修之。至于明而備矣。然而從祀諸人者。宋元有益而無損。明則多損而少益。嘉靖之間。大肆升黜。自吳澄而上。卽漢晉諸經師。黜豆登而出廊廡者。亦過半矣。將以謂非乎。蓋諸君子學行。容有未醇也。將以爲當乎。則宰予

冉○有○益○有○不○粹○於○道○者○何○以○晏○然○堂○上○之○尊○七○十○二○子○未○必○盡○深○
於○學○也○何○以○不○殄○東○西○之○祀○况○乎○漢○晉○諸○儒○者○雖○無○絕○世○之○德○而○
有○傳○經○之○功○夫○苟○于○經○教○無○所○表○章○儒○術○未○有○發○明○則○雖○以○諸○葛○
忠○武○之○才○論○者○以○爲○伊○周○之○亞○猶○不○得○進○而○班○焉○諸○君○子○承○秦○滅○
學○之○後○區○區○修○救○鑿○爲○戶○牖○以○待○後○人○苟○以○後○世○之○光○大○而○盡○廢○
之○孝○子○慈○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故○愚○以○爲○七○十○子○當○祀○則○
諸○經○師○亦○當○祀○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此○嘉○靖○之○典○所○以○爲○未○安○也○
抑○又○有○未○安○者○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商○之○三○宗○周○之○文○武○百○
世○不○祧○上○同○太○廟○不○以○相○土○鞠○圖○而○下○爲○嫌○也○周○邵○程○張○奮○乎○千○

與○此○仲○淹○列○祀○近○聞○陸○宣○公○亦○祀○去○然○稱○此○以○求○繼○代○當○從○祀

若○下○止○三○公○而○以○先○生○之○言○繼○之○又○似○不○宜○班○列○後○曰○當○別○爲

之○立○祠○也

截之餘聞知聖人之道而使班于伏軾高堂之流則景行之道微而尚德之風泯夫曰以世次爲後先則子思孟子亦豈當在冉閔之前哉今欲準酌舊章釐成祀典以宏右文之規禮至重也欲濫而收之懼其後學之觀瞻混淆于表章之過欲蓄而裁之懼其先正之風流湮鬱於評論之苛揆之以三王祭川之義則漢儒不得不附于先質之以子雖濟聖之文則周程不得不食于後愚以謂是皆有以處之而無庸此紛紛爲也定爲配享於堂之禮顏曾思孟二程周朱位列於左皆亞聖之才命世之英有傳道之任者也冉閔游夏董王張邵之倫位列於右皆大賢之次名世之彥有衛

道○之○功○者○也○文○廟○之○南○更○立○四○祠○各○爲○垣○墉○東○西○相○向○一○日○及○門○
之○祠○以○祀○七○十○子○一○日○傳○經○之○祠○以○祀○諸○經○師○其○二○則○皆○儒○先○之○
祠○以○擇○夫○學○行○之○端○醇○者○附○之○仍○勅○天○下○各○立○私○祠○于○其○鄉○焉○夫○
如○是○則○亦○兼○收○而○不○嫌○于○濫○齎○取○而○不○病○其○苛○矣○配○享○左○右○以○世○
次○相○對○既○無○後○先○之○嫌○東○西○四○祠○自○爲○垣○宇○亦○無○復○年○代○之○議○其○
於○道○德○名○分○之○際○豈○不○兩○全○而○無○憾○也○哉○以○是○仰○答○聖○賢○之○歆○可○
以○遡○源○流○於○既○往○以○是○光○昭○人○文○之○運○可○以○動○仰○止○于○將○來○庶○幾○
於○風○教○之○原○有○所○裨○助○乎○姑○以○俟○夫○議○禮○者○采○之○有○司○也○

辨駁斷制有條不紊先生可謂有制作之才矣然僅私議何也

課王生仲退

讀書以窮經爲本。以明理爲至。窮經所以明理也。然六經之規模。宏闊而辭義簡奧。故必以學庸語孟爲之階梯。四子之心傳不繼。而純粹云亡。故必以濂洛關閩爲之門戶。舍此不講。而厭常喜新。飾詐矜愚。或以經書爲習見。而自匿於釋老之門。或以章句爲陳言。而自炫於詞章之耀。縱能榮華其言。小成其道。君子猶羞稱之。况以吾所遇。亦未見蕪穉之有秋。而春華之可采者。何則。唐宋以前。聖道久熄。而儒學未興。士有求道之心。而不逢先覺。有立言之志。而莫適折衷。故雖遁於異門。淫于末學。而其人皆實有過人之

志尚適人之資器百倍於人之攻苦非心知其不可而欲藉此以
自逃者也其時禪釋之徒皆切實理會身心而以詩文博雅名者
又未嘗不淹貫於經書之義直以去聖既遙羣言淆亂故擇焉不
精語焉不詳而非其罪也今人之弊則由心疑濂洛關閩之非真
宗有不欲依傍之意且見其說理明白遂并理而卑之譚經平實
遂并經而易之更加以苟簡成習功利成風一寓目於譚經說理
先○生○之○所○不○及○見○矣
之書又畏其勞心而惡其厲已也於是欲托他門以遁跡借末藝
以蜚聲此其用心與唐宋之人何如而所謂異端小道者又烏得
成就哉今日須以此為大戒由濂洛關閩之書以進於四子由學

庸語孟之道以達於六經學庸語孟濂洛關閩不可一日而不精
思熟講者六經則或且窮一經務令透徹隨人委性以漸兼通若
貪多泛涉則又徒爲徇名而無益於得也

今之通習五經其效可了想

平實中正此言可以懸之百世

書漢書諸侯王年表後

封建之事。自子長孟堅。據漢興亡而爲之論。其時前懲秦弊。後鑒
莽禍。故稱述詩書。以枝葉相持爲大也。比及曹魏。疏棄本支。成坐
亡之勢。有宗室曹問者。續班馬之議。迄於東漢之衰。反覆前車之
鑒。戒尤加詳焉。謂封建非聖人意者。始於唐柳宗元。於後文人之
論。史氏之評。各推極利害。不能相一夫。追究古今制度。不原聖人
之本指。而徒放乎末流。以立說者。皆未可以爲萬代之折衷也。况
於制害亦未周盡。彼漢有王莽之專。而欲望援於諸侯。與唐有豎
宦之孽。而欲推咎於藩鎮。是無異肝肺之內麤。而爭手足之強弱。

也。故曰處暑至。蚤蟄生。日月西營。燭耀。苟王政不綱。則親疎離畔。於是而較得失於封建。不亦末乎。是故君子不爲私家之譏而定萬世之經。眾言淆亂。折諸賢聖。至哉乎朱子之言也。封建之行。一則公天下以爲心。二則達君臣之義于天下。三則有土地人民之愛。而苟簡之意不生。四則無更代變易之煩。而善政之傳可久。至于王度式微。諸侯放恣。此則由來者漸矣。豈法制所能防者哉。自漢以來。內無周公營洛之心。外慕秦人一尊之貴。中少漢宣久任之治。下鮮蕭曹協和之規。井牧因之而不修。學校由是而不舉。地水之比無聞。嶽瀆之祀忽諸。此儒者所以歎爲苟道。而明王賢佐

國朝文錄
之所慨然思興者也何暇區區焉比擬形勢之重輕圖度天命之
久近哉

侃侃正論獨見其大獨探其本結一段尤足令人耳聾

蠟丸疏

臣李光地謹題爲密陳機宜事。臣自二賊搆亂以來。遁逃山谷中。賊遣人延致。至于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于今。未汙清節。以辱朝廷。然蹤跡屢危。尙未知草莽孤臣。復能幸全腰領。以再瞻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于一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微天聽。惟

皇上垂察焉。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而賊之勢亦窮矣。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

急之之道不可不審也。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于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疏。耿逆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北來大兵皆于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鵜糜之至於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

○州○之○法○特○非○考○觀○則○不○慙○川

擊虛迅速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略相屬。接應尤極便易。臣乞皇上密馳詔旨。勅總兵官聞謀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湯雞。然葵藿之心。瞻見太陽。尚幾幸于萬一。倘有可采伏乞。

睿鑒施行。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體。仰惟

聖明照亮

老謀碩畫賊由此平先生之功于是乎大而近世乃噴有頌言何也

覆樂律數表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十四日舉人魏廷珍王蘭生梅穀成奉

旨回京會試到臣宅見臣臣恭請 聖安伊等具述

皇上體氣強健神志清明而且涵養之厚溢爲至和藹然如春風
○養○元○氣○天○下○安○下○成○不○與○而○自○世○家○其○榮○利○也○
之被萬物灑乎如秋月之麗層霄伊等雖日在威嚴之側而常遊
光霽之中眞新進之奇逢而觀光之盛事又述

皇上躬自校對朱子全書風雨不輟一字一讀悉費 聖心至於
格言至論則再三嘉歎爲伊等指陳講說移晷未休歷時不厭草
茅下士誠未能仰測高深然想自古好學樂道之君未有如我

皇○上○比○者○臣○聞○言○之○下○扑○喜○欲○狂○沉○疴○遽○起○非○獨○爲○一○身○遭○遇○幸○
又○幸○斯○世○斯○民○之○有○所○覆○露○而○干○聖○萬○賢○之○有○所○憑○依○也○至○伊○等○
學○習○樂○律○臣○亦○細○叩○宗○指○據○伊○等○所○受○聖○誨○言○樂○者○必○以○黃○鍾○
爲○本○以○黃○鍾○爲○天○地○之○中○聲○也○夫○天○地○之○聲○寄○之○於○人○而○人○之○喉○
自○最○低○以○至○最○高○不○過○十○餘○聲○而○止○自○古○及○今○謳○吟○歌○曲○之○音○不○
絕○於○天○下○而○笙○管○琴○笛○之○類○卽○與○之○相○應○則○所○謂○中○聲○自○寓○乎○人○
聲○樂○器○之○間○但○人○習○而○不○察○則○以○爲○微○妙○難○知○耳○今○定○長○九○寸○圍○
九○分○容○黍○一○千○二○百○者○爲○黃○鍾○既○與○古○法○相○合○而○驗○之○現○行○樂○器○
或○有○黃○鍾○積○加○八○倍○者○有○用○黃○鍾○積○加○四○倍○者○匏○笙○之○管○或○有○用○

黃鐘積八分之一者。形雖不同。而實皆與黃鐘暗合。至塤箎編鐘之類。亦皆按黃鐘分數加減。而聲可得。此黃鐘所以爲萬事根本也。又受。聖誨論樂。莫要於審音。審音莫難於半音。蓋相去全音。則辨之易。相去半音。則辨之難。能辨半音。則全音不難知矣。又受。聖誨聲之應於絃者。以短長爲差。故倍半之聲。得以相應。至於管音。旣分於長短。又分於粗細。必用積實加減八倍之法。而後相應。蓋線與線體與體之比例各異也。又受。聖誨古人論樂言高下。必言疾徐。有高下。而無疾徐。非樂也。故西人有五線六名。以辨高下。有八形號三遲速。以別疾徐。其說深爲可取。又受。聖誨宮聲。

君也。宜居中位。微羽宜有濁聲。在宮聲之前。其清聲則在商角之
後。與濁聲相應。恭惟

皇上心得聲通。博稽廣覽。指示之下。伊等未盡記其詳。然略述梗
概。則所發於臣之愚蒙者已多。顧臣未嘗一審樂音。一親樂器。扣
槃捫燭。以爲聲光。安能得其真象。所敢信者。自幼讀周禮禮記國
語管子呂覽淮南史遷班固之書。以及朱蔡師弟子之所講論。其
大且要者。質之聖言。而皆合耳。其精理實用。曲折細微。尙須面
請訓誨。庶窺萬一也。廷珍等又出御刊數才示臣。其用法以加
減代乘除。以加倍折半代自乘開方。卽數十乘方。皆可以一除而

得之。其用誠爲簡捷。至扣其造表之法。則伊等咸稱。

聖訓所謂中比例者。蓋以一與十用相乘開方法。至二十餘次。得真數之二。以一與十之假數用相併折半法。亦至二十餘次。得與二相對之。三〇一。三兩數。旣得。餘可類求。此數表之根原。非聖明孰能啓其秘奧。真隸首之別傳。九章所未載也。臣雖不能算。然奇書秘冊。覬得什襲家藏。以待能者。伏乞。

皇上恩賜一冊。俾奉爲至寶。臣不勝希幸。秋深氣肅。神護天和。微臣引領戀慕之至。

此三公以舉人侍南書房講讀。竟如師弟子一般。可謂奇遇。

命魏廷珍等寄示學習樂律所得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初五日魏廷珍等奉旨將伊等學習樂律所得大概寫與臣知臣閱竟不勝驚喜竊以秦火之後禮壞樂崩故漢文帝語及制作則謙讓未遑武帝策董仲舒問及樂事然亦曰鐘鼓管絃之未衰而已未嘗深探原本也哀平間所討論乃王莽劉歆之爲東京所用乃公孫述之作其不足取信于後明矣江左離亂泯泯琴瑟唐太宗又不信樂律之事至宋仁宗乃留意於此特命胡瑗等考古定律及書成而藏其副於名山後世有述故稱賢主焉然黃鐘制度歷世迄無定論朱子蔡元定相與折衷攷

正著爲新書。今以十七史樂志觀之。未有若此書之簡而明。詳而有要者也。顧鳩工制器。非貧士之所能。審音協律。非儒者之所兼。是以理雖著明。而用則茫眇。此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待其人而後興者。與恭惟。

皇上修德行仁。勅幾興事。其所以致中和在治。忽者至矣。故既竭耳力焉。而又參驗於器數之間。既得真聲矣。而必取證於儒先之說。遂使數千年失傳絕學。一旦可以見於施用。而不爲空言。非天所命。其孰能與於此哉。臣前日蒙

皇上發示新製律管及命工所造風琴。吹而按之。使臣細聽。臣雖

不甚曉了。而亦心覺其和諧。况魏廷珍等所述。旨諭古尺當今營造尺八寸。億前歲。

皇上遣官立表量地。自京師至德州。約極高移一度。而地差二百里。合之古人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之說。正爲古尺得今之八寸也。夫既參之縱橫之黍。而合攷之上下之聲。而協。而又有天地日月之度。足爲根據。此漢志所謂天効以影。地効以響者。悉和會於今日矣。臣之愚昧。竊以爲信。而有徵。古者禮樂百年而興。我

朝受命。將逮百年矣。伏望

皇上勅下太常。以新聲比較舊樂。如新聲渾厚。舊管清急。卽以今

日所定立賜施行。實太平之基。歷數萬年之符也。抑臣又有愚見。仰求。

皇上裁教孝經曰。遺風易俗。莫善於樂。然則樂者行于民間。非獨朝廟用之也。後世縱有議樂事者。典領有司。施之祭祀朝會而已。至於教坊歌譜。則端人正士。往往鄙爲俗樂淫樂。而莫之談。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古者民間歌。曲卽如今優伶之所爲。故雖小民。可以感勳。歡欣。而風俗爲移。易。臣幼時觀作戲者。至於忠臣孝子。貞夫。節婦。雖耆老。孺稚。無不沾襟焉。惟近年所演唱。專取其鄙褻荒唐者。而俗樂亦亡矣。宋人太常雅樂。及教坊俗樂。皆以有。

司領之猶存古意。倘取今之詞曲禁其鄙蕤荒唐而文以忠孝節義之事其底本則採諸史書稱乘有姓名事實不全虛無者於以風諭黎庶是亦返朴還淳鼓吹休明之一助也。臣前奏對時略及之而未盡茲因大樂之成復瑣屑瀆聞未必可行惟皇上恕其妄言不勝幸甚。

讀此與上篇知

聖祖精于聲律如是真天縱之聰明前人所云聲律身度者本之以建中和之極萬年之盛斯其時矣未欲取民間戲劇更之以移易風俗亦前人所未發者

御製朱子全書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初七日傳示

御製朱子全書序一篇臣伏讀數遍切念朱子之書在前朝列之學宮著爲功令宏正以前家習戶誦經學醇明則明之所以盛也嘉隆以後王守仁等異說汨之浸淫至于萬歷天啓言語文字詭怪百出此明之所以衰也然則朱子之道關乎治亂是其明徵矣然方其盛時亦惟學士書生相與講明未有南面之君深嗜篤好積數十年沉潛體味之勤以造其道以傳其心而且實驗于躬行發揮於政事至於武功文德巍然煥然而猶兢兢業業與治同道

由濂洛關閩以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統如我
皇上今日者儒家言五百之運術家言上元甲子之歲今日皆適
當之自非天開文明聖賢之道將亨不能及也恭惟

皇上好學深思稽古服道真所謂得之聖性又加聖心焉者天行
之健則百年如一日地載之厚則萬邦如一家四夷來王而無怠
無荒庶績咸熙而有典有則此固非儒生修身苦節著書垂世者
所可庶幾而獨惓惓於宋學之淵源信其可以致君澤民而與太
平之基使朱子之道溼鬱於江沱而不得施者爛然如星斗於今
日躋位大成之堂刊書中秘之殿表章之盛可謂至矣至於

御序理致之深。氣格之厚。無一事而不合於天心。無一言而不本於王道。其敘數千載而脈絡分明。近如一息也。可以仰

聖學之淵邃。統緒之悠長。其累千餘言而元氣盎溢。渾如一貫也。可以卜聖壽之升恆。歷服之永久。古人謂文追典誥。論極皇王。非聖序不足以當之矣。臣光地庸淺末學。乃蒙聖序亦齒及之。挂名篇端。自托不腐。又未知何幸而得此。除恭錄寶藏外。合將原稿恭繳。臣誠懼誠朴。謹摺奏以聞。

極贊

聖祖仁皇帝之表章朱子爲前古所無。至躋位大成之堂。刊書中

秘之殿至已盡已葬以加已

賜示輿地全圖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二十五日蒙

皇上發下輿地全圖賜臣看臣謹捧到寓處披開詳看上準天度、如、此、制、作、遠、是、前、無、古、人、以定道里既廣袤之不差下盡地域而究山川尤源流之易見至於岱宗一脈實從青營橫海而來黑水三名確有雍梁長河之隔此尤懋朝史志之所未講專門名家之所未明非

皇上擅仰觀俯察之智而紹伏羲之心乘一統無外之時而陟神禹之迹斷不能周徧精詳如此也從此傳之萬世不特昭本朝之聲教覃敷圖王會者多其紀載抑且息從來之經史聚訟述皇

與者有所折中矣。謹將原圖奉繳。伏乞

皇上賜臣一幅。永爲家寶。不勝幸甚。再上年因性理精義中朱子講江浙閩廣山脈處兩段可疑。奉

旨命臣具奏。臣隨奏摺請。旨未蒙發下。今精義已刻成書。伏乞

皇上御筆裁定。或刪去此兩條。再搜別條補入。或詳作案語。令學者無疑於朱子之說。統候

聖誨遵奉施行。

磊落數言能見其大能該其全是之謂宏深肅括

○孝子王原傳

王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於明正德中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呼者不及門。庶釐婦孤兒猶可安也。遂逃出不復返。是時原方在抱。稍長從羣兒學。有嘲其無父者。原歸問母故而悲。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原慧甚。為母計策。移居邑治中。開設酒飯店。舍多作。裨履諸行色所需物。遇他方遠客至。則或資以。裨履或雞黍厚款之。不受值。問所欲。曰。吾父姓某。名某。身貌若何。亡出有年矣。倘所寄寓。若道途邂逅者。客幸為兒迹訪。相告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留曰。年遠。

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眈耳。流落何處。誰知名者。無爲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無依。原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陪母。母母以兒爲念。遂遍走尋覓。足迹幾半天下。日乞食充腹。跣步重趼。至於見骨。南北去來。雖距家百里。不歸望。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食之。味苦。以細肉爲湯和之。乃甘。適一老父入而驚寤。老父曰。孺子頓憊。若此何爲者。原以情懇。且語之。夢老父曰。吾試爲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附子膾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拜謝。去而返南。踰洛漳。向洛汝而行。所歷寺皆遍。已而至輝縣。帶山者。

有寺曰夢覺。原心動曰吾夢。豈至是徵耶。天雨雪寒甚。臥寺門外。有僧徒見之。詰知其爲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而與之食。師曰。子何貫。曰文安。曰吾徒舊有文安人者。盍出與敍鄉井乎。相問姓名。則卽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嗚呼。世果有鬼神乎。無鬼神也。苟有鬼神。則一念之孝。爲宜捷于杓鼓。何乃淹歷時歲。無歿存之間者。十有餘年。始告以兆哉。夫惟神不能離人。而孤行故。必待其力之盡誠之極。然後幽明響應。此鬼神之情狀也。父猶未肯卽歸。曰吾藥家絕意久矣。無顏復返。原率衣哭不止。寺僧莫不感動。相與勸其父曰。若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

痛所作狀

通按上文

相將遷里門。夫妻子母復聚鄉人爲之嗟歎。至于今宅里墳墓必指孝子名之。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族氏科名繁盛。迄易代不絕。

贊曰。孝子生不識父。稍長而哀慕不已。匍匐顛顛。百身殉之。此天

常之厚。義合古人。非習于名教。勉強者也。近年浙人有兄。亦因貧

去不返。後其弟成家。辭妻子。單身尋覓。南北東西。所涉萬里。數年

而得之。黔中其事。可與孝子作配。忘爲何人所記。異日當檢出。與

孝子同傳。庶幾頑者感薄者愧。百世之風。豈必夷惠哉。

次敘明爽中間議論尤精

施將軍逸事

施將軍名琅。閩之晉江人。值明亂。少而從戎。曾隨大學士黃公道。周出仙霞關。知事不可爲。輒以偏裨有所建。陳公報之曰。君言是也。願吾大臣仗義守死而已。倘有他奇變。可以佐時。君輩行矣。勉之。遂謝黃公去。明亡。寄食海上。鄭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船中。欲殺之。公以計遁脫。鄭遂殺其父若弟。公歸。本朝用戰功。數年間。至大帥。佩將軍印。召入爲內大臣。列伯爵。余素未深知公。一夕就公燭下。話道及順治己亥年事。余曰。社稷之靈也。令賊不頓兵城下。馳而徑前者。是誠可危。公笑曰。宜何向。余曰。循山而東。奈何。公

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眾○寡○勞○逸○又○懸○所○在○雖○響○應○作○聲○勢○實○
觀○望○不○能○爲○之○助○也○纔○涉○北○地○與○官○軍○交○賊○立○盡○耳○徐○又○曰○向○彼○
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泝○江○而○上○所○過○不○留○直○趨○荆○襄○呼○召○滇○粵○三○
逆○藩○與○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于○今○日○矣○棄○舟○楫○
之○便○而○敝○攻○圍○故○知○賊○無○能○爲○也○余○以○是○知○公○能○明○年○

天子以海患久未息復起公提督水師專平海事越二年余請急
家居邂逅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眾皆言南
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
甚自此至澎湖舟戴星行就能魚貫相尾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

據○到○彼○未○能○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飄○拍○軍○不○能○合○
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
舟○泊○洋○聚○而○觀○營○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
則○十○全○之○算○也○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颶○風○亦○偶○間○歲○不○起○此○
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者○為○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
敗○未○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劉○劉○名○國○利○或○死○或○敗○則○勢○盡○膽○喪○矣○臺○灣○
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笑○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為○將○者○必○
識○天○時○利○害○地○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六○
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寇○勝○果○在○七○日○中○

戰之日東南召微雲起。劉方謝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翻食案。歎曰天命矣。海行占風者以雲起爲風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臺灣。憂沮無復戰意。率先納土。悉如公料。先是明季鄭之祖芝龍。海大寇也。歸誠後貴顯。嘗朝京師。過龍虎山。有異人爲決未來事。語甚隱然。意若跨土稱孤。爭衡南面者。末云金雞唱。龍種消。公辛酉生。其專征又以辛酉年。龍種者芝龍子孫也。余十五六時。便聞斯語。後二十餘年而驗。贊曰。此余所聞見於公者。雖其子若孫不知也。公以功進封侯爵。及後裔史臣當有傳。故紀其逸事云爾。

施將軍洵奇才先生聞倉卒數語輒決之亦奇識然其時爲之
總督者姚公啓聖先生悉以平臺績歸之將軍宜全謝山爲之
不平

書吳伯宗奪弟事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爲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爲高姓人僕。高遇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爲子善撫。以待子方求。次弟有行來時。可併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甯古塔將軍所部下。甯古塔者北去遼陽盛京尙數千里。爛胛天明墮指裂膚之地。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其季別曰。吾得仲則偕返。不返則併吾之妻子屬子矣。舊都郊關

出入有禁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跡其弟果在也。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焉。中間伯宗忽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扑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爲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其冤。而以罪囚相待。俯伏詰訊。民是以不服。將領意悟。且懼其還返。關額白之將軍而歸之。自出關。至入厯三時。其在甯古塔。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僮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切可書也。李子曰。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非高行也。自俗化之衰。倫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有尤

暢發。讓論感之者。深矣。

鬪不相能者。逮乎同氣而分。富則競財產。貧則計錙銖。妻子奪之。外人間之。漸而陌路。不如故。哀原隰。急患難者。聖人猶以爲情之至。而系之經也。伯宗之求弟。久而篤勞。而決及其出。關訣季之言。則之死而不怨人。盡伯宗世豈有手足相忘之事哉。伯宗頗識字。嘗於旅店讀論語。至父母之年。則歔唏哭失聲。嗚呼。小宛之哀。興於明發。能友者。未有不厚於孝者也。伯宗雖農民。在京師。相國澤州。陳公高其義。旣與爲禮。又爲詩七十韻。以歌之。縉紳士友多就見之者。夫農之秀者。則升爲士。古之制也。冀缺茅容。路側耕夫。以內行之敦。爲有道者。別識。卒於賢臣。名士。青史爛焉。余誠未知伯

宗志質何如○然願伯宗自此永昆弟之好○無使異日○鄉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後乃稍衰○且曰○兄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類○則雖未澤于詩書文以禮樂○而使鄉黨嘉尚以終始○宅里之表王政其咎諸○

先生文多簡穆○此與王原傳特暢言之○可知其傾倒之至○